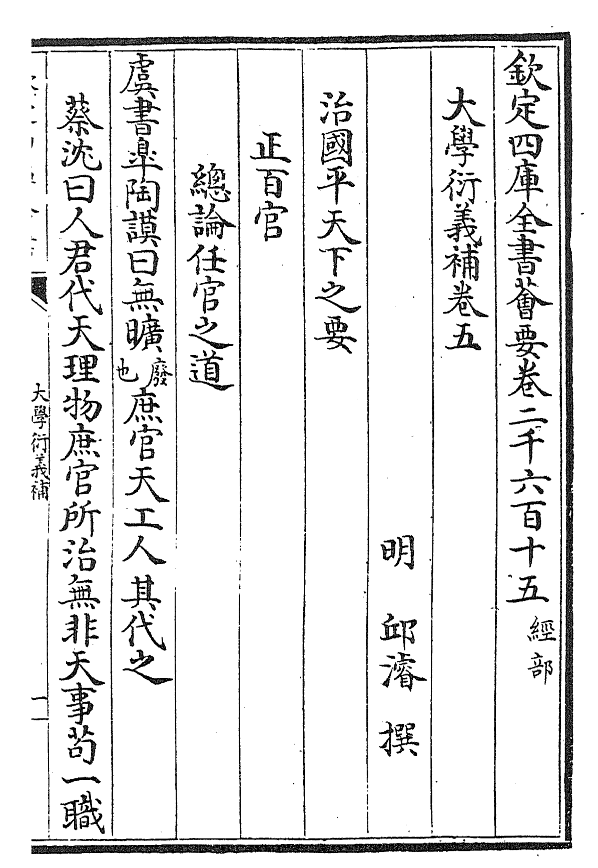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臯陶謨曰無曠^曠廢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

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陳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元儒吳澂亦曰天下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為之者也噫人君誠知人臣所治

之事皆天之事而付於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
而致天事之曠以得罪於上帝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為皆去聲
蔡沈曰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
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
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
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

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為治之道在於用人用人之道在於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則用之至於左右輔弼大臣又必於賢才之中擇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則不可用也人臣之職在乎致君澤民其為乎上也必陳善閉邪以為乎君之德其為乎下也必發政施仁以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後任之於左右俾其上輔君德下濟民生既得如是

之人非用之之難察之之謹則其進也易而雜而

僥倖之小人得以間之矣非待之以協和信之以

專一則其用也乖而貳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

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則其難其慎既用之之後則

惟和惟一其者必然之辭惟者專一之謂人君致

審於斯則知所以任官之道矣

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愛也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蔡沈曰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臣按蔡沈謂庶官治亂之原蓋以為治亂皆本於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圖治惟其賢能而用之則國家之治原於此矣苟舍其賢者能者惟已之所親愛者是用雖有可惡之德不問也如此則列之五

等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義之人無禮無智之士

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

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
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
周公於是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
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事三宅誠周
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是也
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
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

有司曰準人準之云者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
平即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
者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
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
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
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
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
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

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竒亦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内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綴衣即今内司設尚衣等監之職虎賁即今錦衣衛之職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其人則君之左右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國之任用所施所行者無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豈有不治哉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謂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論之論謂考評其行藝之

詳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也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顧上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澤中林林總總之多茍非在上者有以評論之於先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後世一惟資格用人稽考簿書歲月次序無復先王論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

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孔穎達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

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
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
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
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
大患也蓋大臣之任國之安危繫焉用之斯信之
可也居其任而不親信之則下之人知其不為上
所親信也是以令之而不從制之而不服此百姓

所以不寧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之貴之至於太過焉耳君以富貴豢其臣臣以富貴豢其身為下者不知盡忠以啓上之敬為上者不復致敬以來下之忠兩相乖貳不相親信如此則大臣不得治其事嬖寵之小臣相與親比而大臣之柄反為所移奪矣是故人君於大臣必加敬焉而不可輕以其係國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為儀表者也於邇臣必致慎焉而

不可忽以其係君之好惡而民之所由以為道路者也敬之則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則邇臣不至於相比暱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視其上不使左右寵倖之臣圖謀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不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謂小謀大遠言近內圖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竊以謂遠言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九人

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為人所蔽矣嗚呼可不念哉

以上論總論任官之道

正百官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葢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統宗會元於國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總治於上臣分治於下然後事有統紀民有依歸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統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類也必欲事理民安而無一處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虞之世已設官

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内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舜之詔命其於九官人各為之辭隨其職而致其戒勉之意其於十二牧也則人共為一辭其所分牧雖有不同而所以命之為民之意則無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為之子君立官以為之臣無非為乎斯民而已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則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

治者天之事也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後及於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功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雖不同

而所理之事則一地雖有異而分牧之意則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眞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順也）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治也）民

蔡沈曰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能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至哉斯言千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縱也為人君者聞此言可以悚然懼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為

諸侯大夫師長人君則當奉順天道人臣則當承順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為生民立我以為君則必愛天之民而不肆虐於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盡其財以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為生民設我以為諸侯大夫師長則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於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盡其財以為私用君則奉乎天而順之臣則承乎君而行之則生民無不得其所者矣是則

上天所以立君而明王所以順天道定職官以為民者大意蓋如此世之為君臣者惡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

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叢數人不如得一人也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繼而夏商倍之為二百亦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而

永無危亂之患也歟以上總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陳傅良曰堯典言九族而周禮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為治之道齊家而後治國故史臣紀堯之典於治效被格之後即繼

之以明德親族之言葢以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
雖未設官觀其叙親睦九族於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輕重可見矣自成周以三
族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
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聖祖超然遠見特
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
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足以為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吕祖謙曰案顧命大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别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

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

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爕理陰陽然後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闕毋備可也以上公孤

冢宰大也治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行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臣按司徒今戸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戸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彌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疆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

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刦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地

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

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體統上下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網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戸部十二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

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膳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

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覩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

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

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顓顓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

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為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来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堲疾也讒說殄絕也行謂傷絕善人之事也震驚朕師衆也其言不正駭衆聽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朱熹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

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受下奏事也)^(奏也)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

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閒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修舉而於輔成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欽（敬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天歷（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耕作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者）

周禮馮相氏（馮乘也相視也言登臺以視天文也）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謂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章文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災祥禍福之遷動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猶界也）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之類）以觀妖

祥

臣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即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為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之書則有一定之歷觀天之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而處於羣僚之中而其所以命之之始亦不復有如

堯之欽敬也已雖然堯之所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於朝廷而又分命之於四方蓋象以正歷歷以定時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於天而不及於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代制歷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為名噫巍巍乎惟天為大在人君者日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於數

千載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為萬世帝王法雖然欽之一言非但人君所當盡而任職之臣尤不可不盡也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為人君者固當謹天戒於上然非涖職之臣奉法修職以供其事則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盡知者矣故先王尤嚴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之誅夫謂之天紀者歲月日星辰歷數也歷數

之法久則不能無差我朝之歴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餘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而使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政有在於今日以上

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羞飯酒漿也牲肉也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禄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

膳夫以下庖人內饔外饔亨烹同人等官皆以士為之屬於冢宰秦時為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勲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於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醞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為天地民物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是尤不可以無所養要必內養其德外養其體可也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

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乎繫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茍肥甘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職則所掌之人為有罪矣晉文公之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其以此歟雖然是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與其薦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體薦俎賓客饔餮饗食皆在所司雖曰飲食口腹之奉而皆大有關係焉屈到以薦芰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

由於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祿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五毒也）藥（五藥也）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輕曰疾重曰病）疕瘍者（頭瘡曰疕身瘡曰瘍）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穀（稻麥黍稷豆）五藥（草木虫石穀）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所藏之氣）五聲（五臟所發之聲）五色（五臟所發之色）眡（視也）其死生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臣按周禮醫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醫之說見於經典始於商書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一語蓋藥所以攻病故醫師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藥以毒為先而瘍醫所療五毒之攻亦在五氣之養之前其意可見矣夫治病用藥而用其毒如人之馭惡人控猛獸非善於駕馭制伏者往往反受其害苟非有傳授之素講貫之功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不至

於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而夭閼人生也者幾

希今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療者則有之矣求其

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

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名蓋欲聚其人以敎學

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

之以為國醫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臣願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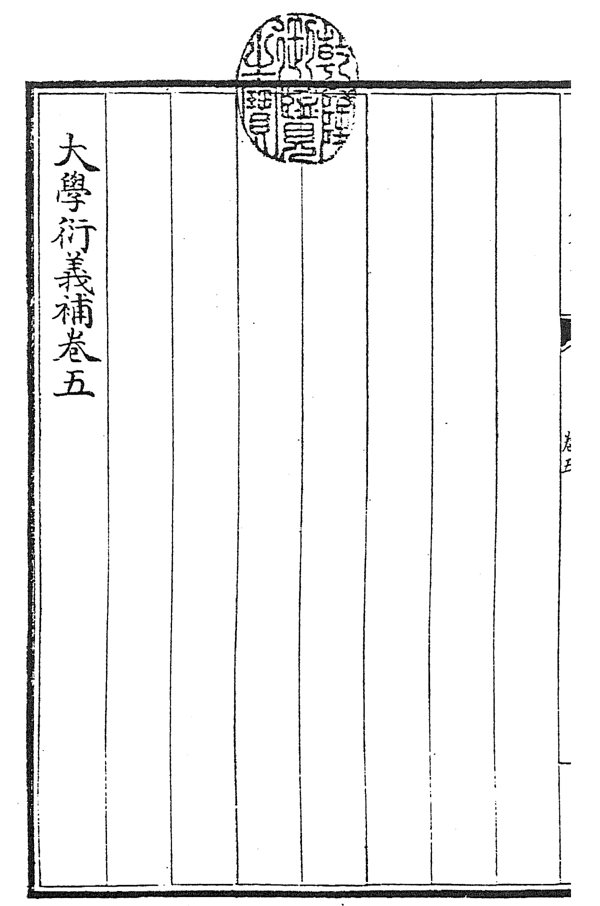
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

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敎之養之讀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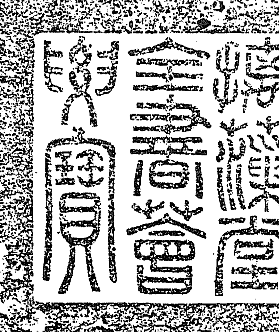
岐之書研張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閼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以上太醫院

以上論定職官之品臣按國朝設官不止於六部通政司光祿寺欽天監太醫院也而以定職官之品不及五軍都督府見本條司馬下及嚴武備類本兵之柄條都察院見本類重臺諫之任條大理寺見慎刑憲類設

典獄之官條太常寺見秩祭祀類翰林院中書舍人見本類簡侍從之臣條六科見本類重臺諫之任條國子監見崇教化類設學校以立教條太僕寺見嚴武備類牧馬之政條禁衛見嚴武備類宮衛之禁條京尹監司府州縣見固邦本類擇民之長條者各從其類也



大學衍義補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宣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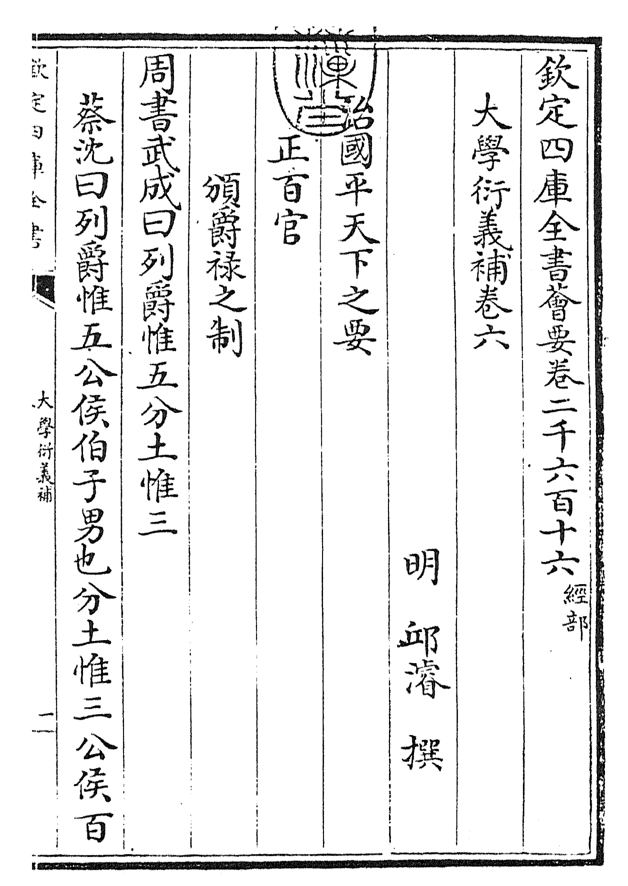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八至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别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觧者謂瑞玉為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禄以馭其富

春官内史掌王之八枋（枋與柄同）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餼廩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無以為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則無以為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使之盡心任力礪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工者也其柄必出於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大宰內史

夏官之司士其於爵禄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禍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

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比也）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君十卿祿（十倍之也）卿祿四大夫（四倍之也次國卿祿三大夫小國二大夫）大夫倍上士（加一倍也）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小國皆同）

朱熹曰此班禄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禄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子言而以子

男同一位而為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為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葢其畧爾先儒亦謂其不可考闕之可也臣姑載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與二書不同者以見成周所頒爵祿之制其大畧有如此者以上爵祿之制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之也方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䇿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廪禄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案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

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朱熹曰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葢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倉一石則益五斗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减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

下增於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穀之意益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宣帝所謂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尤為確論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謂與其冗官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論也臣敢舉以為今日獻

以上論頒爵禄之制

正百官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坤下離上）康侯（安國之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頤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

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晉進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臣按侯而謂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國之功而得

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順附而奉承之而有康民安國之功是以人君必錫之以寵數車馬至於衆多接之以親禮晝日至於三接在外之侯且然則内之公卿可知也後世人主於在外之諸侯曠世不一再見於内之公卿或五日一朝或間日視朝其勤者雖一日一朝然惟應故事而已顔面之不親情意之不孚況望其晝日之間三接乎夫惟接見之頻然後其情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勢

分不至於懸隔而上下無壅蔽之患內外無廢墜之事也有志任賢求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孔頴達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臣按先儒謂臣以分言鄰以情言君臣之間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故帝舜於大禹既欲其盡臣道以親助於我曰臣哉鄰哉又欲其親助我以盡臣道曰鄰哉臣哉反覆詠歎之不置舜歎而言之

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際其交相親近有如此者後世人君之於臣下不過於嚴則過於瀆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於古歟

帝庸用也作歌詩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戒勅無時而不戒勅惟幾之事也無事而不戒勅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臣也君也興也庶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而疾曰颺大言曰念哉率作興事總率也慎乃憲其所守之法謹欽哉屢省乃成數也欽哉乃賡載歌續也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安也又歌曰元首叢脞

哉股肱惰{煩碎}哉萬事墮{懈怠}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傾圮}

蔡沈曰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臯陶將欲賡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與賡歌以元首股肱為言以見君臣一體之意君之歌則先股肱臣之歌則先元首於咏歌歡樂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當是時也

一堂之間君臣之際臣敬君則拜稽以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俞其語君臣一心上下忘勢此虞廷之君臣所以為萬世法而其治效所以為不可及歟

詩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者阿阿大陵也飄風自南豈弟君子指成王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次章曰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奐優游皆閒暇之意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酋終也

朱熹曰此詩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首一章總叙以發端次章言王既伴渙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

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爾土宇昄章昄章大明也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謂終其身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第四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祿皆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純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謂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者也宋儒有言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廹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廹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觀則知人臣之告君懼之以禍患不如歆之以福壽可知矣雖然此為人臣告君者言爾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窮者固

當求賢慕祖以迓福壽於方來尤當戒謹恐懼以消禍患於將萌二者不可偏廢也

第五章曰有馮謂可為依者有翼謂可為輔者有孝謂能事親者有德謂得於己者以引導也以翼相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呂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葢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朱熹曰此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陳也詩不多維以遂歌

朱熹曰此章謂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臣按此詩先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作其卒章所謂維以遂歌猶書臯陶賡帝舜之載歌也則是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敬禮其臣相與游歌者有自來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編之首即託始以君臣同游為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

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噫聖祖之心所以為聖子神孫慮者深矣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嚴矧繼世之君生長深宮其於臣下尤易懸絶蓋一日之間視朝之際僅數刻耳退朝之後所親接者宦官宮人所謂賢士大夫者無由親近也於是乎發為君臣同游之訓謂之游者則凡便殿燕閒之所禁籞行幸之處無不偕焉如臯陶賡明

良之歌召公從卷阿之游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游也或啓君之怠荒或長君之淫縱於是又教之曰務在成全其君飲食夢寐不忘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闕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發而歆動者於是又期之以顯祖宗歡父母榮顯生前流芳後世噫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為聖子神孫慮一何深且遠哉臣於是尤有以見古今聖君賢相其心千萬世而相通也何

則召公作詩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壽考福祿之盛以歆動其君之心俾其興起於善求賢用善以為法祖致治之基聖祖作誥以君而告臣也故以顯榮流芳之效以歆動其臣之心使其感發於善盡忠福民以為成全其君之地可見君臣之義千古一心聖賢之心萬世一理後之踐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當以聖祖之心為心居召公之位以從君遊歌者尚當以召公之心為心臣不勝惓惓

周書召誥今沖幼也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考也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蔡沈曰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臣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臣按蔡沈言無遺壽耉君天下者之要務益壽耉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則亂灼然於心胸之間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畫之頃於事有所證非徒為是空言也於理無所遺非徒為此駕說也人君為治誠能不遺斯人惟其言之是

咨是用則其治效之臻視夫用彼新進少年不經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哉

畢命惟公（畢公）懋（盛大）德克勤小物（細行也）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敬）師（法也）言（訓也）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垂衣）拱（拱手）仰成（康王自謂也）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謂朝内列位有常處）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

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葢世臣舊徳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徳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

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耇詩所謂老成人歟人君誠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綱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

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辯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

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於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熹曰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取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犂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耇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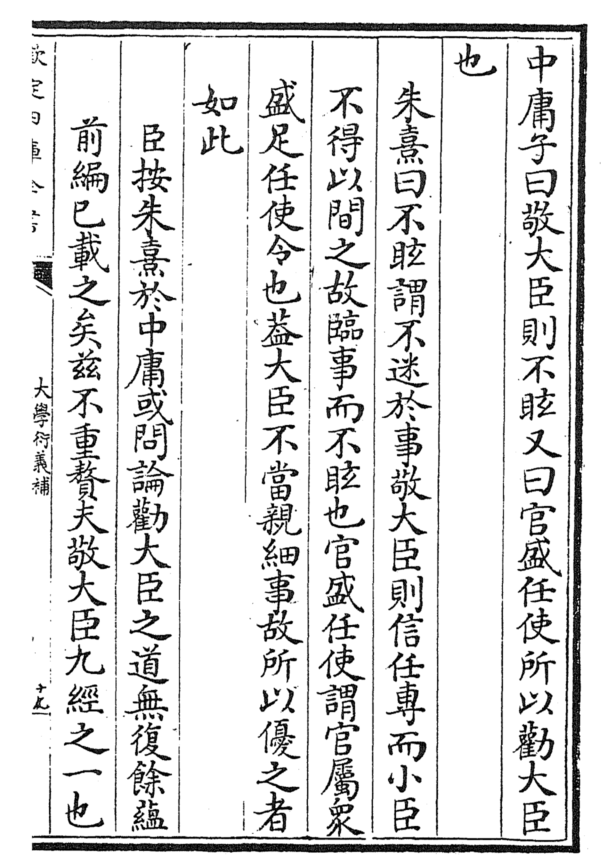
臣按為治之具在人與法而已有人以為咨詢謀為之用有法以為持循憑藉之資用老成之人行

見成之法則凡所以咨詢而見於謀為者皆先王之舊政成憲用之久而事無弊行之習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為憑藉之資則可以存國體安民生保天命千萬年如一日也不幸而老成凋喪而先王之舊法幸有存者持循而憑藉之猶可以繫人心延國祚而不至於傾覆苟驟用新進輕變舊法其不至於喪亂也者幾希若宋神宗舍韓琦富弼聽用王安石變祖宗舊法以馴致靖康之

禍茲其明驗歟

禮記内則凡養老五帝憲（法也）三王有乞言（又也）

臣按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養老之禮然其所以養之者有國老焉有庶老焉所謂國老者國家耆舊之臣葢嘗執政服役食君之禄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執醬執爵之儀祝噎祝哽之禮實欲法其善行體之於已以為美德求其善言服之於行以為良法焉



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朱熹曰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葢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於中庸或問論勸大臣之道無復餘藴前編已載之矣茲不重贅夫敬大臣九經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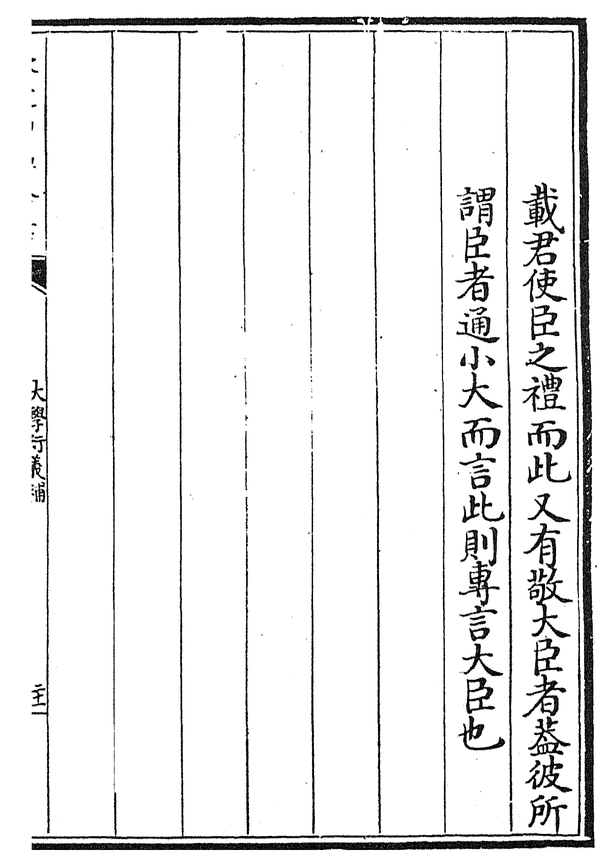
敬大臣本於尊賢尊賢本於修身而修身則又本於誠焉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心有不誠則所以修身者無實德所以尊賢者無實禮所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實不繼皆為虛文矣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謂以長繩繫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賢貴貴之化也（詳見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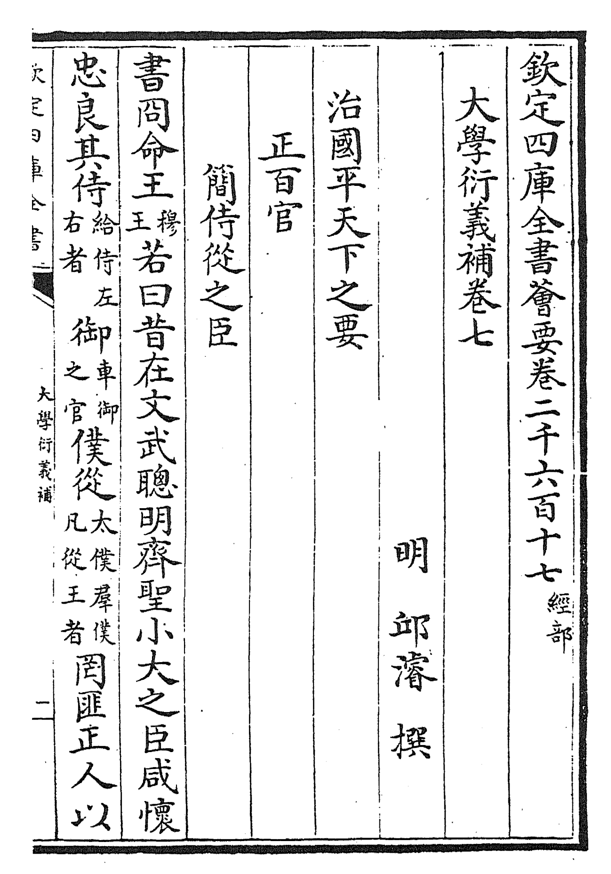
臣按賈誼此言蓋為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史謂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養之云者蓋欲其同入於德善之中而不至於罹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養人文帝其庶矣乎

以上論敬大臣之禮臣按前編於正倫理已



載君使臣之禮而此又有敬大臣者葢彼所
謂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則專言大臣也

大學衍義補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簡侍從之臣

書冏命王（穆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罔匪正人以

旦夕承承順弼正救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直也愆糾正也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謂文武

蔡沈曰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林之竒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辟而

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此誥命之首述文王武王有至聖之德其一時小臣大臣各懷其忠直良善之行雖其侍奉進御僕役從官之微無非正直之人相與奉承輔弼之是以其出入起居之間無有不敬者發號施令之際無有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順遠而萬國之休美文武猶然況

我一人素無良善之德者乎實必賴爾前後左右有位之士輔助我之所不及直其愆過正其舛謬格其非僻之心庶幾能紹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於伯冏而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臣有位者也

國語近臣進規

臣按侍從之職所謂近臣也侍從之職雖各有所司而皆以進規諫為要焉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英宗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名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陛下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聖慈少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

聰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屢曽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宿以備非時宣名已蒙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葢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斷自聖意使之更直聽政餘暇特賜名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

此則下情盡達而聖德日新矣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人主左右無間晝夜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於視朝行禮之時暫爾行立則又與羣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是以晝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宣召萬一宮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

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狥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已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間乃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益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

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庶職修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判司局然於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以上總論侍從之臣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同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策簡也命之

吳澂曰內史猶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

臣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葢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葢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賛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

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
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
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
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
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
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
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
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

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令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用比也永樂初太宗皇帝又簡七人者入内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葢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名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旣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迺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

書勑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别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天子私人内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但其名

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為欲有所謀猷於廟堂欲有所施設於朝廷欲有所播告於天下喜其人欲有以奬之怒其人欲有以責之皆假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敏開通之士諳練該博之才

授旨即得其心聽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舉理而不遺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之人然後足以當是任苟為不然徒以其才藻之豔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體畧無所補又焉用彼為哉

宋翰林學士掌内制制誥赦勑國書及宫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

奏對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名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

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歐陽修嘗舉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雜以他才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學士之職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韓愈亦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夫所謂文學之士必得有道德仁義

之人以處清切貴重之地庶幾可以華國爾苟非其人而輕授之豈不汙是選哉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名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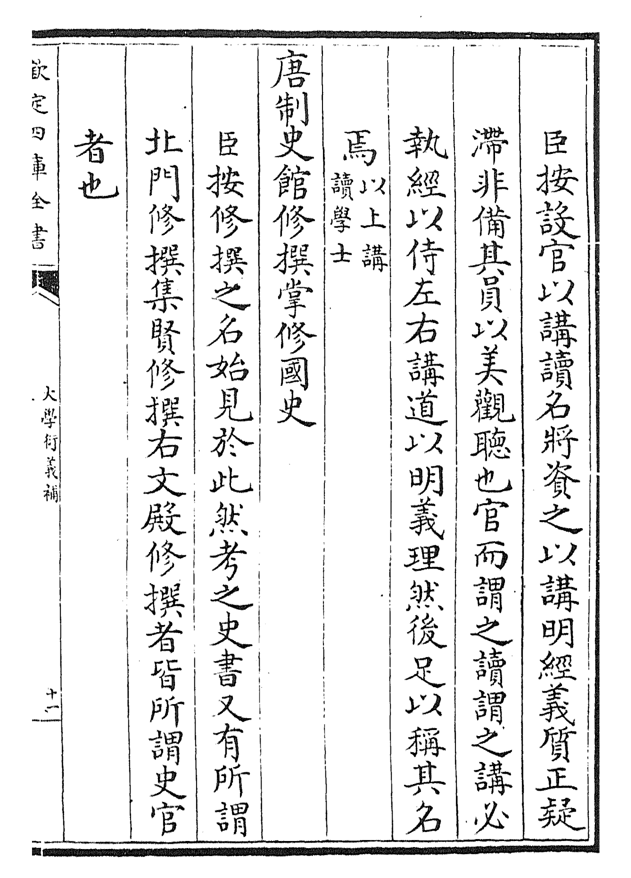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質正疑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以上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修纂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同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為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

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賛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為之監修學士為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

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以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誠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以為異日大用之階其所關係夫豈小哉以上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

政尚經術猶為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為可否之決其於明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

内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

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

書郎掌讐典籍刋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

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

其職隷於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真宗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内有不時之名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髙位繇此其選也

歐陽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臣豈在材臣之後哉

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益館閣之職號為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

相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

呂公著曰館閣之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比來雖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又多外補朝廷平日艱於收采緩急必乏使令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

臣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止一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今代圖籍皆藏內閣

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葢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葢將以資儒臣之考閲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於幾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

夏衣時賜白金鞍馬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止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

選其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為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為儒者之榮是誠一代盛舉也臣伏讀文
皇帝諭棨等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令之英俊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之士豈皆
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服膺聖訓莫不奮

發立志勉進學業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張文教作興人才為世道慮也一何遠哉三代以下所僅見也嗟乎賢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隨時而取之不限一時必多方以試之不拘一藝然後賢才畢用而無遺苟惟取之於此時而他時則否試之以一藝而他藝則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難矣臣請著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

司觀政待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畢即勑禮部
諭俾各錄平日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頌書論擬古評史之類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
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
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强弱苟有器識才
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鈎棘
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材器而任
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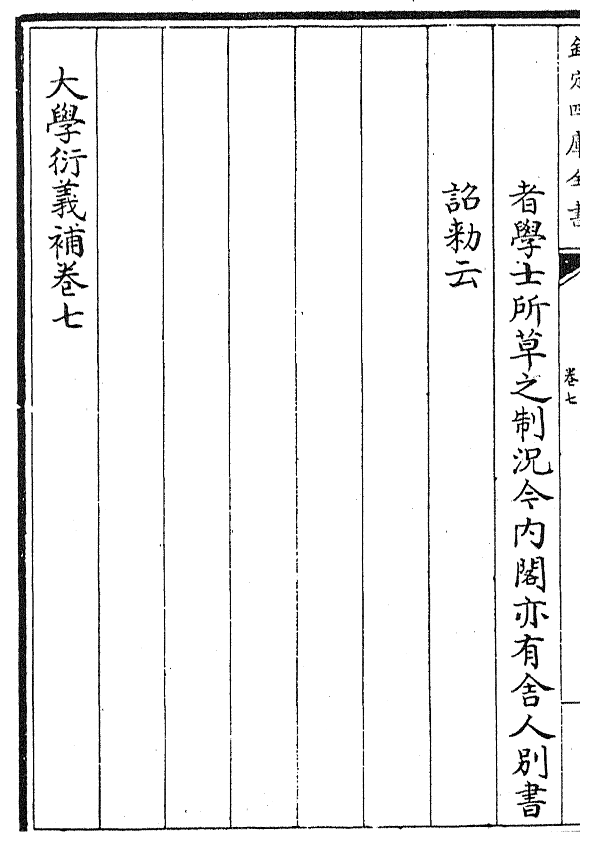
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國家儲材以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適用之儒布諸庶位列於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學博雅之士以錯雜於政事法理之間以潤飾之臣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製作以華國施為以輔世者咸有可稱述者矣為治要務用人要術莫先於此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為中書舍人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為名我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葢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為兩制葢屬文之官也我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為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為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葢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設官

葢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況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書舍人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葢以令制皆屬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



者學士所草之制況令內閣亦有舍人別書

詔勅云

大學衍義補卷七